

春风文学丛书

中正剑之梦

张笑天

图书馆



春风文学丛书

中正剑之梦

张笑天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主要是描写我党地下工作者，他们虽身为国民党高级军官，或者名为国民党的“特务”，但却呕心沥血，在艰难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工作着。在解放战争期间，淮海战役开始后，他们抓住有利时机，毅然率队两万余人起义，对我军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本书故事情节起伏跌宕，人物性格鲜明，语言通俗流畅。

中正剑之梦

张笑天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 1/2 插页：2

字数：185,000 印数：231,001—265,500

1982年11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3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654 定价：1.50 元

目 录

一、“党魂”——中正剑	1
二、对莫逆之交也有守口如瓶的时候	15
三、衍圣公府吟《招鹤歌》	26
四、“阴阳人”出使	36
五、“杀人魔王”的肝火	42
六、不是副官，是“富官”	62
七、置之死地而后生	76
八、比友谊更高贵的	93
九、白鹤即将亮翅归来	103
十、诀别的情人，可怕的重逢	113
十一、虎将、看门狗与瘟猪	130
十二、打耳光是为了爱	148
十三、唱红脸和唱黑脸的	164
十四、“暗算”，就在身边	171
十五、夹缝中的生机	178
十六、这一局拉成平局	191
十七、给他一点甜头	200
十八、高尚的欺骗	214

十 九、人质	227
二 十、对面不相逢的情人	239
二十一、这不是“同根相煎”	250
二十二、会让他活到明天吗？	259
二十三、杀人魔王大开“桃色杀戒”	267
二十四、战将云集徐州	282
二十五、她是有娘的孩子	296
二十六、只准打败、不准打胜的命令	309
二十七、偷开“奥斯汀”汽车的女郎	315
二十八、打开地狱大门的女神	324
二十九、地狱门口父女的对话	336
三 十、人生岔路口的诀别	347
三十一、中正剑迷梦的破产	358

“党魂”——中正剑

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一个晴和的秋日，一架翅膀涂有青天白日徽记的双引擎军用运输机正从徐州向北飞来。

这是“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的座机。此时，这个在国民党中素有“福将”称谓的刘峙上将，双手握着一只黑漆沉香木手杖，正襟危坐，正从小小的飞机舷窗向江淮大地俯视着。时值第一场秋霜过后不久，沿着淮河和大运河两岸的枫叶全都红了，夹杂在泛黄的芦苇丛中，点缀着运河两岸。从飞机上看，运河水瘦流窄，象一条白色的腰带九曲十八弯地向大地边极延伸。

耀眼的强光从机翼铝板返射过来，刺得刘峙眯起眼睛。他掏出一副玳瑁边墨镜卡在蒜头鼻梁上，隆腮阔嘴，真有点“福将”风采。他虽然穿着一套特制号码的将军服，那浑圆的衣里仍然掩饰不住他的肚皮，坐在那里，肚子紧紧抵住了前面的椅子靠背。从后面看，堆在脖颈后的一大堆肉膘，使人一下子会想到漫画上的肥屠户。

飞机轻轻地颤动着，他的随从们都在低声交

谈，刘峙一句都听不见，全淹没在马达的轰鸣中了。

刘峙从飞行小姐手中接过一杯茶，呷了一口，费力地侧过脸来，对身后的两个军官说：“自古说，徐州乃兵家必争之地，二位有何高见？”

“有什么高见？”一个年过半百、佩戴着中将军衔的人冷笑一声，两眼注视着机翼上的十二个蓝色狗牙齿儿，一团灰云掠过，使机翼发出剧烈抖动。他停了一下，又说：“战局就象这架颠簸的座机，那要看气流如何了。”

刘峙扬了扬眉毛，说：“马兄未免过于悲观了吧？”

被称为马兄的人，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司令长官马保安将军。他完全没有什么武官的风仪，人很消瘦，脸色灰里透黄，一副病容枯槁的样子，大概戎马生涯中失意多于得意，两鬓过早地斑白了，脸上的皱纹象刀刻的一样深。

马保安的悲观情绪不是没有理由的，济南失守以后这种情绪象瘟疫一般在国民党军队中蔓延，士气一天天瓦解下去。是呀，连刘峙都无从乐观，东北战场的重镇锦州自九月十二日被围以后，尽管蒋介石亲自飞赴东北指挥，急调北宁线“华北剿总”和山东的七个师驰援锦州，最终还

是无济于事，“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被生俘，第六兵团司令卢濬泉以下十万人被歼。现在，正是廖耀湘的第九兵团十一个师、三个骑兵旅被围在黑山、大虎山的第二天，蒋介石再三电令葫芦岛的军队北上驰援，但是国民党朝野早已认定东北大势已去，平津也即将危急，这是继济南失守、王耀武被活捉以后的又一次大地震，南京小朝廷上上下下，莫不是风声鹤唳的状态，好多军政要员都在私下张罗把存款细软运往香港、马来亚，天晓得他们还有没有“与共军决一雌雄”的大志！

刘峙自己最清楚，他就是最先把贩卖私盐的存款从上海提到香港的人。他打仗稀松平常，做生意却是满腹经纶。如果问起他的政见，他是认为南京都随时有沦陷可能的悲观论者。

可是他外表从来没露过一丝一毫的灰颓情绪，他向来以委座嫡系自居，是夸下海口“与党国共存亡”的重臣，他是不容许部下在他面前打半个咳声的，更何况说泄气话的又是胸怀贰心的杂牌军？

因此他瓮声瓮气地回了马保安一句说：“军心乱，先乱在首领，马将军这副样子，何以督束下级官兵精诚对敌？”

马保安立即后悔了。他深知自己的处境艰

难。西北军历来被蒋介石视为异己，他的部下厌战情绪也确实与日俱增，象干柴等待火星，一旦点燃，那是很难收拾的。他也知道，蒋介石恨不能一口吞掉他的西北军，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为了保存实力，他只能愈发表现得忠贞不贰才行。

于是，马保安笑了笑，说：“刘总座说得对，党国军人，只要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何况眼下共军不过得了点小小的便宜！”

这时，左边一个年轻得多的将军，傲然地说：“马将军不要忘记，我们此行贾汪的使命，人都说委座从不薄待部下，从不以亲疏取士，这回，该令马将军相信了吧？”

马保安虽然心里纳闷，一直在揣度蒋介石此举的吉凶，毕竟不敢流露半分，赶忙接话说：“威兄说得对，委座是明镜高悬、明镜高悬啊！”

刘峙这才高兴起来，瞥了那年轻军官一眼，不无讨好地说：“威将军向来侍从委座，果真有几分校长的作风！”威将军矜持地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这位年轻的将军，也有四十多岁了，他叫戚汝田。中等偏高的个子，胖瘦适中，一副潇洒神态，穿着美式军便服，没戴肩章，只是领口上缀着的一颗金梅花标志着他的军阶。他披一件金线

黑斗篷，更加显出了他的不凡气度。嘴角永远挂着自信的微笑，不卑不亢，一望可知是那种少年得志、自命不凡的少壮派军人。他从前在国防部供职，任第三厅厅长，只与马保安认识而已，没有深交。这次戚汝田奉调徐州督战，不管他有什么背景，马保安都只能视他为蒋中正本人，那是马虎不得的。几天来的接触，使马保安稍稍放了点心，尽管戚汝田盛气凌人，为人还不算刻薄，有些私房话也可以同他说的。

听了方才马保安的话，戚汝田只是莞尔而笑，迭在左腿上的右腿轻轻摇颤着，故意用压倒马达轰鸣的嗓音说：“不必担心。有福将在，徐州就会安如泰山。”

刘峙显然听到了戚汝田的恭维，吃力地扭过肥胖的脖子，说：“光有福将不成，还得有‘天官赐福’啊！你戚老弟不就是从南京来的天官嘛！”

几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马保安和戚汝田笑的却是刘峙的蠢态，那样子实在象一头行动不便的猪。这不由得使马保安想起了前不久在国民党军界要员中的一场争论。自东北、华北战场步步吃紧以来，好多南京大员们看透了华北也到了朝不保夕的局势，都主张加强江淮防务，确保长江以南的安全。于是

都呼吁择一能征善战的宿将坐镇徐州，统率徐州、武汉各路兵马。参谋总长顾祝同提名“武汉剿总司令”白崇禧领衔。这一提议颇不得蒋介石欢心，但却赢得了朝野的赞许。蒋介石厌恶、防范白崇禧，生怕他和李宗仁这帮桂系军人居功倒蒋，事实上他们也正在干着倒蒋的勾当。为了迎合朝野人士的愿望，蒋介石故作姿态，答应派遣白崇禧驻守徐州，暗地却给他施加压力，企图借共军之手剿除桂系势力。白崇禧当然不傻，不肯上圈套，从武汉发来电报，以“力弱才低不堪重任”为由，再三固辞。蒋介石乐得顺水推舟，连忙委任刘峙驻防徐州。

刘峙的“福分”倒是不薄，几十年征讨疆场，居然没有损伤过一根毫毛，有人送他一个很不雅的绰号：“长跑将军”。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华北时，刘峙还没看见日军的影子，他就率领队伍望风而逃，三昼夜退了八百里，一直退过了黄河。

自从刘峙执掌徐州防务，好多人都失去了信心，不知是谁先说了一句俏皮话，很快在军界传开：“徐州是北大门，没有虎将把守，至少应有一条狗看门，如今弄了一头猪，岂不是拱手投降吗？”

飞机正穿越云层下降，马保安觉得耳膜压得

咯咯作响了，他张开嘴巴，用力嚼动着。飞行小姐从过道走来，用方盘递来口香糖。马保安扔到口中一块，用力嚼着，向舷窗下面俯视。

黄颜色铺天盖地，正是晚稻待割季节。徐州，这个五省通衢，自古号称兵家必争之地，如今光国民党军队就集结了八十万众，还有共方向南运动的部队呢？马保安感到战争的阴云正象掠过机翼、弥漫舷窗的厚雾一样，吞噬着一切……

乌云散尽了，飞机俯冲着掠过贾汪煤矿的天轮、尾矿山，渐渐对准了跑道。

马保安在轮子着地猛力一震后，才长舒了一口气，可马上又皱起眉头来，这叫什么机场！跑道凹凸不平，人坐在飞机里跳来跳去，象在面筐箩里摇晃的元宵团子。

好歹算停稳了飞机，刘峙站起身来，他的随从们马上整理军容风纪，随在身后。

哗啦一声，两个机械师拉开铁舱门，只见机场停机坪上，两个身材高大的将军带领一批高级将校向飞机迎过来。

走在前面的将军领章上嵌着中将的两颗金梅花，披着黄呢军大衣，没有系钮扣，露出美式夹克军上装，胸口佩着一枚青天白日勋章。他看上去五十左右岁年纪，脸色白皙，没有胡须，鼻梁上卡着一副玳瑁边的眼镜，一双细长的眼睛透露

着聪颖和智慧，他即使在绷着面孔的时候，也象在微笑，是属于那种“善面人”。他就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柯夏，有着三十年戎马生涯的历程，是老西北军冯玉祥先生赖以整饬军务的智囊人物。他即或一身戎装，你都不会相信他是行伍出身的战将，倒实实在在象一个儒雅风流的学问家。

在柯夏身后两步远的那位，却要显得杀气腾腾了。他叫季风，也是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名次列在柯夏之后，却因为他兼任着七十七军军长要职，操有实权，更成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季风面孔黧黑，长满络腮胡子，宽肩长腿，走起路来从来是龙骧虎步，刺马针踏得山响，一眼看去，就可以料定他是个叱咤风云的宿将。他的相貌是属于那种叫人望而生畏的类型，眉毛短而宽，紧紧压在眼眶上，那双威严而有点近乎凌厉、冷酷的眼睛，常常叫人胆寒。

望着自己的左膀右臂这气度不凡的样子，马保安有意地瞥了一眼身旁的戚汝田，那意思仿佛在问：“你看我西北军名不虚传吧？”

戚汝田只是用意不清地一笑，陪他步下舷梯，跟上刘峙。

柯夏、季风正向他们行举手礼。柯夏大声问候：“总座辛苦！”

刘峙腆着肚子走上去，一手拉着柯夏，一手扯着季风，亲热地笑着寒暄：“哪里！真正辛苦的是诸位仁兄，你们带兵在前线，为党国效力，可敬可贺。”

刘峙同前来迎接的军官们一一握过手，侧过身来，把人们都感到陌生的那位少将让到前面，说：“给诸君介绍一下，这位是原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戚汝田将军，一直是委座的身边侍从。为加强我‘徐州剿总’实力，总裁特派戚将军专程从南京飞来，一则就任特派战地视察官要职，一则带来委座手谕，亲临贾汪前线慰劳将士。”

柯夏、季风不约而同地对望了一眼，又去望他们的司令长官马保安，马保安面部没有什么表情。按惯例，柯夏和季风当然明白，所谓“视察官”、“督战官”、“特派员”之类，无非是下来监视队伍、特别是高级将领的，任何一个将军都不会欢迎这种角色的到来。

柯夏是个内向的人，他笑容可掬地跨前一步，握住戚汝田的手，说：“欢迎、欢迎，我可以朝夕请教了。”

戚汝田踞傲地随便同他拉了拉手，随口应了句：“好说，好说。”

季风一看他这目空一切的狂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虎着脸打量戚汝田一眼，冷冷地同他

握了一下手，说：“委座没有忘了我们西北军，给我们派了高手来了！戚将军大概是黄埔一、二期的吧？”

马保安十分紧张，这季风当众挖苦战地视察官，不是要惹麻烦吗？按戚汝田的年龄，他最高是黄埔六期，干嘛硬要这么说呢？

还好，叫马保安放心的是戚汝田这个傲气十足的中年人并没介意，反倒嘻嘻一笑，说：“季兄，军国重任，有德者居之，岂能以黄埔几期论英雄？”

马保安马上出来打圆场：“说得对极了，闲话留待酒桌上争议。将士都集合好了吗？”

季风并足报告：“早已集合完毕！”

刘峙笑道：“老兄真是一员雷厉风行的虎将！名不虚传，治军有方。好吧，我们马上到校场，请戚将军宣读委座手谕，然后训话。”

人们纷纷上了几辆美式、日式吉普车，由全副武装的警备摩托车开路，直奔贾汪操场。

第三绥靖区前线指挥部和机关就设在贾汪镇里。贾汪是徐州地区一个产量相当可观的煤矿，远在几十年前就有了小煤窑。日寇侵华年月，为了掠夺能源应付华北驻屯军的战争需要，日寇扩大、改建了贾汪、韩桥煤矿，并在镇上建了一座火力发电厂。由于煤矿扩大，原来仅有两千户的

小集镇，现在已经拥有万、八千矿工，街面上商号林立、店铺比连，倒也繁华。

车队通过熙熙攘攘的街市，来到操练场前。这里临时扯起了过街旗，讲台上挂上了一道蓝色幕布，正中挂着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的戎装标准像，两边斜插着六面青天白日旗，底下写有民主、民生、民权的大字。台口处扯着一个横幅，写着“欢迎刘长官、戚长官来贾汪战地视察”的标语。

讲台前是一个大约有三十亩地的一个旷场，从前是堆放落地煤的。近年来战事日紧，煤矿半死不活，根本出不了多少煤炭，可怜的一点煤一吊出井口，早有车皮在那里等着，是落不了地的。所以第三绥靖区部队驻进贾汪以后，这个大煤场就被征作操练场了。

柯夏、季风陪同刘峙、马保安、戚汝田登上了讲台。立时，军乐声大作，台前的仪仗队把上了刺刀的枪笔直地举到头顶行注目礼，各个方队里，兵士全部敬礼。

刘峙环顾一周，显得很高兴，费力地侧过头来，用夸赞的口吻对马保安说：“看一个将军，只要看队伍就够了！你看，这样严整的军旅，岂愁共军窜扰？”

马保安心里很受用，矜持地一笑：“过奖

了。小弟不过是愿为党国效菲薄之力罢了。”

少顷，军乐停止。

刘峙向前走了一步，说：“第三绥靖区全体将士们，你们是守卫江淮的勇士，是徐州的北大门，是首府南京的屏障，党国重任在肩，诸公勿容稍懈。要精诚团结，消灭共军主力于江淮地区。为慰劳前线将士，委座特派战地视察官戚将军，亲带总统手谕莅临贾汪，就请戚将军训话。”

阵中又是一阵立正敬礼的呼声。

戚汝田一表威仪地走到台前，从怀中拿出一张纸，朗朗开读：“总统手谕……”

哗地一声，全体立正恭听。

戚汝田读下去：“惟我江淮前线将士，精诚一致、御敌苦战，正气凛然，足标青史。为早日实现国父遗教，以三民主义振兴华夏昌盛之邦，务竭忠诚，痛歼共军于江淮之间，与诸君共勉。”

念过手谕，戚汝田向随从副官摆摆手，副官捧过两方描金锦匣。

戚汝田和刘峙各接一个锦匣在手，打开，紫色金丝绒衬底的匣子里，各放着一把金鞘短剑，大约有三十公分左右，烧瓷剑柄镌有“蒋中正赠”四个小篆。这便是有名的“中正剑”了。

“中正剑”开初曾被吹得神乎其神，戴笠就